

千人到几万人,做什么行当都有,但是这些人很多不懂人家的语言,不懂人家的文化、历史、法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之一,每年上亿人出境,因为国际化的素质、国际化的知识懂得太少,面临不少问题。过去我们对几代人的国际化的教育未予重视。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开放教育,加强对我们的学生和广大国民的国际化教育,是一种必要的补偿教育,是形势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大学国际化不是要不要,而是更要。

今天,我的发言从什么是新型大学开始,请允许我最后再以回应这个题目结束。新型大学就是实现了理念、模式、平台、质量、体制和国际化办学等方面战略转型的开放大学。或者说,是具备了实现上述战略转型的基本条件,制定了科学的有保障的中长期战略转型行动规划,并已经开始实施的开放大学。我讲的观点可能有误,欢迎大家批评。(本文是王一兵教授2016年12月4日在首届“南方终身教育论坛”的专题报告,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修改补充定稿。)

*

*

*

当前中国终身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吴遵民



【作者简介】吴遵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改革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我讲的题目 当前中国终身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当然这个“重大”是我个人之认为。

就理论问题而言主要有两点,当然理论问题有很多,但这两点我想是不是大家比较关注。第一,中国成人教育会终结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电大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中国终身教育体系为何难以构建?其实,自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来的三届党代会,最后的决议文件都有一条——“完善国民教育体系,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家也没搞清楚,这个体系到底是一个体系呢,还是两个体系?以及究竟什么是终身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能不能构建完成?我们现在大都把它当成一个口号,一条标语。实际上我们国家和政府确实在做,但是怎么做却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所以今天我把这两个问题作为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来跟大家谈一

下我的看法。

还有两大实践问题 第一是电大转型社区教育可不可能?我认为开放大学的发展有两大方向,一个是继续向正规大学推进。当然这一转换有很多的“新意”,但这种“新”却也体现了它的无奈。比如说,新的开放大学不设入学门槛,实行免试入学,宽进严出的原则,最后学历文凭通过学分银行来进行学分积累与认证。在座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你为什么不举行选拔考试呢?内中的原因想必大家也都清楚。当初我们成立开大,是希望开大能够像英国开放大学那样,在全英高校中排名靠前。英国开大的“新”,主要体现为平台新、课程新、体制机制新。但在中国,这些“新”能否创建一个我们所认可的新型大学,对此期待现在看来还难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另一种转型,则是从学历型向草根型方向转化。这也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关注

的关于电大转型发展社区教育有没有可能性的问题。关于有没有可能,不仅我在关注,而且据我所知教育部的相关职能部门也非常认同,其源于社区教育的重要性。很多朋友以为社区教育是非正规的,是草根型的,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但我相信上述朋友可能对社区教育不了解。未来几年,社区教育的发展会无可限量。李江副校长(广东开放大学副校长李江)告诉我,现在广东省教育厅,甚至省长都批示了,要发展社区教育,包括现在的老年教育。因此这个领域如果说开大(电大)能够尽快占领,那发展的机会就会非常多。这个领域虽然已经被开垦,但是许多城市还是处在比较空白的状态,很多地方政府也还没有很好地去发展,所以才有机会。我想大家都明白,开大也好,电大也好,你去着力于向学历教育进军,那么学历教育领域不要说上面有北大清华,南方有中大、厦大等那么一大批名学校压在那里,你要跟他们拼,靠什么拼?但如果我能在另一个领域独占鳌头,他不去做,我去做,那才是我们将来应该去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对于这个问题也想跟大家讲一讲,电大究竟如何转型社区教育,具体又应该怎么去开展,怎么去推进的问题。当然这里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要把开大电大的牌子完全翻过来,变成社区大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希望你们能利用余力去深入这个领域,努力开拓这个领域。我们现在的终身教育体系就是要着力于把学校教育与学校外的继续教育有机地融合与连接,这个校内、校外的立交桥我们一直都在考虑怎么去架构。如果电大左手抓学历教育,右手抓校外的社区教育,甚至将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那从某种意义上说,终身教育体系是不是在电大系统内部就构建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再讲第二个实践问题,就是建设国家学分银行何以重要?现在大家都懂的,开大成立以后,学生免试入学,但是还不能自行发放文凭,因为对涉及的学历课程需要进行认证。所以需要有一个学分认证的机构。学历问题是极其慎重的,那么谁能认证,怎样认证就需要仔细考量。我提出建立国家学分银行,学分银行要独立形成一个体系,即由国家学分银行通过授权,来建立地方学分银行。换言之,模仿商业银行的模式,上面建有央行,基层建有分

行,中央银行可以不做具体业务,但它却是一个监督机构,一个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管理机构,它可以授权分支机构,如工行、建行。国家学分银行同样应该是一个制定规则的机构,这个机构在韩国已经构建成功,它由一个具有第三方法人资格的独立机构承担,其运作过程与发文凭的学校单位完全分离,而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认证的结果得到社会的认可。限于时间关系,有些问题讲得稍微详细一点,有些问题可能比较简略。

下面开始讲第一个问题——

中国成人教育会终结吗?

(一) 成人教育发展的背景

概念的兴起跟历史的发展一般有着密切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有人认为社区教育是一个非正规的、草根性的教育。其实此言差矣。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早在清朝末年我们就搞过通俗教育,建立的设施叫“通俗教育馆”。后来到了民国时代,孙中山成立民国政府,在民国教育部设立了6个司,其中一个司就是社会教育司。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时期的教育通过改造与重建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仍然保留了社会教育司。而第一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就是留美的俞庆棠,江苏无锡人士。但是到了1953年,社会教育司突然被撤销,改名工农教育司。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确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其中也有政治的考量。如当时大批革命干部在战争年代并没有很好地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因此出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大批工农干部、工农子弟予以教育的倾斜就是当时的一个重大教育政策。但是为什么非要把社会教育司给撤销了呢?另外再建一个工农教育司也是可以的呀?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一个指向的是一类对象,一个关乎的是一种功能。如社会教育指的就是一种功能。固然其中撤销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

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明确的,就是今天的社区教育其实源自于我们以前的社会教育,其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只不过我们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我们也可以把现在的社区教育看作是区域性的社会教育,它所开展的活动,以及具有的目的功能与原有的社会教育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区教育原本就是我们

教育体制内的教育。只是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而把这样一种教育活动给中断了,我们现在只是又把它恢复起来而已。至于工农教育,它只是对工农干部、工农子弟进行的以扫盲教育为主的一种教育活动。当然它也有一部分学历教育,如当时的工农速成中学,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都是为培养工农干部而设立的。当工农教育、扫盲教育的任务完成以后,“文革”期间的双补与成人学历教育又成为了主要矛盾,于是工农教育再次被成人教育所代替。成人教育兴起的原因很简单,这是所谓的“老三届”——66、67、68,以及后来的70、71、72等历届文革期间的毕业生,其学历教育大都是不完整、不完善或不完整的,十年文革期间,他们大都被排斥在学校门外。所以文革结束,为了帮助这部分人重新回到学校,国家开始兴起成人教育。就当时的成人教育而言,其主要进行的是拾遗补缺的教育,也就是你缺什么就补什么。于是工农教育就开始朝向成人教育方向转换,其行政机构的名称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时叫成人教育司,后来改为职业与成人教育司。简言之,我国现代成人教育的兴起以及大规模的推进,都与“文革”后的社会急剧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学习需求有关。当时的成人教育不仅承担起了补中等学历教育的任务,而且还对走上各种工作岗位的成年人进行岗位培训及市民精神教养的教育。由此,大批因“文革”而失去了学习机会的人重新通过“双补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成人高等教育而获取了各种资格证书、上岗证书乃至大学学历文凭,成人教育一时也在国内达到了发展的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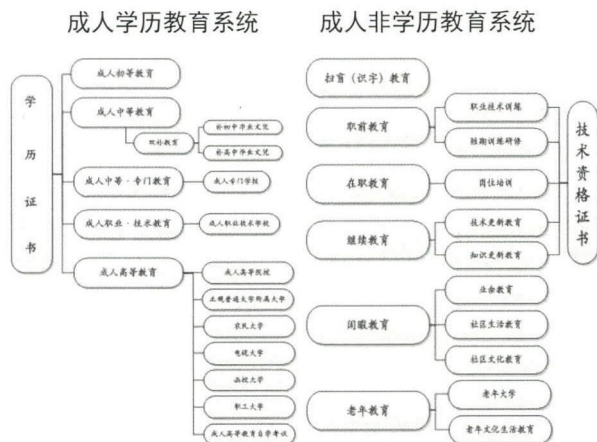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成人教育体系图

当文革后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7年以后,由

于各级各类教育的快速发展。上述成人教育的历史任务已经宣告基本完成,那么成人教育如何转型,如何迎接新的挑战,这也成了势在必行的考量。这段时期以来,成人教育也细微地出现了一些变化,如以上提到的行政机构职能的改变,以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之中,成人教育的概念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继续教育。

上图1是成人教育的一个形态表,其左是学历教育,其右是非学历教育。以前的成人教育包含的面很广。电大就属于成人教育里的学历教育,其主要涉及成人高等教育,当然还有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等。除此以外成人教育还有职业技能教育和岗位培训教育,甚至还有市民教养教育和老年教育等。总之,当时的成人教育可谓是“一锅端”。但是随后的形势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是职业教育的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职业教育现在已经把职前的培养和职后的岗位培训都统合起来,于是成人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被砍掉了。

其次是成人的学历教育。由于现在普通学历教育得到飞速发展,一个老奶奶为了小孙女能进一个有名的幼儿园,为了索取一张幼儿园的报名表,竟可以在幼儿园门口排上六天六夜的队;现在所有孩子的家庭为了高考考取一所名校,简直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成人的学历教育,无疑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生源的问题、质量的问题,都使成人教育面临困境。

其三是社区教育的兴起。大家都知道,成人教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对市民进行的教养教育。我们说任何一种教育都具有教化作用,如果说学校的教育是为了孩子明天的成长,那么成人教育就直接是对当下正在工作的成年人进行的提升他精神教养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成人教育应该承担起这部分的任务。就在两个星期前,上海开了一个研讨会,纪念由上海发起的社区教育诞生30周年。我在会上发表了一个观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不要以为1986年在上海普陀区的真如中学与校外机构联手成立社区教育委员会,是中国社区教育的开端,那是一种误解。诚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清末,清王朝都知道要教化于民,都知道要

培养良民,于是办起了通俗教育。我们说,凡是教育都必须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一定要有设施,也即学习的场所。第二,一定要有专职教育管理人员,也即教师。第三,一定要有专门的经费支撑,这就是所谓有体制保障的教育。通俗教育是由清政府来推进的,当时建有“通俗教育馆”,后在民国时代改名为“民众教育馆”。以上的教育活动都有设施有经费,都属于体制内的教育。只是到了 1953 年,这种教育被中断了。而 1986 年的再兴起,应该说只是一个恢复和延续的过程。但因为社会教育的中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在走出学校校门以后,教育就中断了,而成年人的教育则是通过政治宣传或运动来代替,“文革”可以说就是它的极端体现。这种用政治宣传或运动来代替教育的后果,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政治宣传或运动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可以产生很大的声势,但是并不具有持久性。当政治口号消失以后,留给人们的可能是更多的思考。而运动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一个小女孩被汽车碾了,路过 18 个人,却没有一个伸出援助之手。一个社会何至于冷漠到如此地步?当然并不能说都是因为社会教育的缺失所造成,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就是当学校教育与校外的教育没有一个有机的延伸、连接的话,那么这种教育就是断裂的,甚至是异化的。因为一个孩子的道德品质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孩子用自己的眼睛,通过对成人世界的观察,得到印证之后才能建立的,这一观点在国外都是达成共识的。所以说对市民的教养教育,曾经也是成人教育的重大任务,现在却因为社区教育的兴起,特别是社区教育发展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在上海,社区教育还不是政府在推动,现在甚至是党在进行推进。如上海的社区学校,就是由上海精神文明办来建设的。所以可以看出,在社区教育的背后,隐含着党和政府对这种教育形态的巨大支持与期待。理由其实也很简单,这是社区教育本身功能具有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不过十分遗憾的是,社区教育的兴起,又把成人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市民教养教育的部分给夺去了。于是现在的成人教育就只剩下一个空的躯壳,它的基本功能都已被别的教育活动所占有。

所以有一段时间,在理论界就有人提出这样

的质疑,就是成人教育的存废问题,换言之,成人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提出这个质疑有他的原因,当然这个质疑也给非常多的成人教育战线的工作人员带来困惑。因为从“文革”结束以后,成人教育伴随着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千上万的成人教育工作者付出了自己的心血。现在这个领域突然说消亡了,或者被终结了,这部分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我想现在谈终结还为时过早。本人以为,成人教育的问题完全是因为某个时代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它正等待开启新的时代。简言之,面临新的时代背景,成人教育能不能顺利转型,是不是能把目光转向新的社会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才是成人教育工作者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当前成人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局

成人的学历教育因生源的大幅度减少而呈现出难以为继的状态。最为红火的岗位培训,又因职前、职后教育的一体化而陷入停顿。市民的教养教育亦因社区教育的兴起而被彻底取代。其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对成年人的岗位培训与市民教养教育都已不复存在,加之与学校教育不具有有效对接的功能,因而又无法承担起终身教育时代要求架构“立交桥”的重任。因此,以一种新的教育形态——继续教育,来取代成人教育,已成为必然之选择。

(三)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的策略

1. 从理论研究的层面看,要把成人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框架,基于继续教育的概念重新思考成人教育的定位。

这里讲一讲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是前教育部领导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实际上已经对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有了一个设想。也即终身教育体系就是从人之初开始,到拄拐杖的老年为止,在人一生之中的每个发展阶段,只要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政府、教育机构就要为之提供适合的教育机会,这就是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全部涵义。而原来的成人教育只是一种关乎对象的概念。如果把一生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那么,学前教育就是终身教育的开始端,中间是体制化的学校教育,第三段最为复杂。换言之,如果走出校门以后,用成人教育的概念来与学校教育对接,那么学校教育就不应该叫学校教育,要

叫青少年教育,前面的学前教育称幼儿教育才比较合理。当然,以年龄划分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从国家体制上来讲,用功能来划分,比如学前教育,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教育形态和目标。学校教育,它又具有怎样的发展任务,通常它只是以青少年为对象,并对这部分人进行包括知识、技能、以及思想品质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教育,它具有很多的功能,所以我们不称之为青少年教育而称为学校教育。学校后的教育也同样,我们不能叫成人教育,因为存在儿童辍学与成人扫盲问题。现在用继续教育来对接学校教育就比较合理。即什么时候学校教育结束,什么时候继续教育就开始。简言之,继续教育是一个很大的框,它可以与学校教育零距离对接。比如说一个孩子中学辍学了,那他在继续教育里就可以接受成人的中等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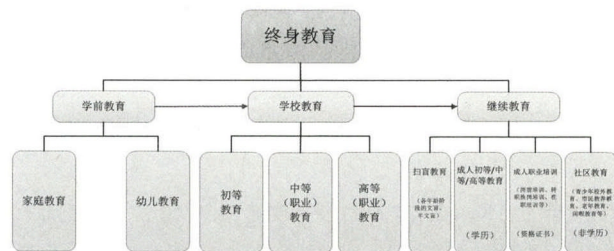


图2 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体系的关系

如图2所示,终身教育是这样一个大框架,左边是学前教育,中间是学校教育,右边是继续教育。特别可以看到在继续教育里面,包括了成人扫盲教育、成人初等教育、成人中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等各种成人学历教育,同时也包括成人的职业岗位培训,最后还包括社区教育,社区教育里面则包含老年教育、市民教养教育等。也就是说,成人教育要在继续教育这个框架里重新进行定位。如此,它就可以与学校教育对接。刚才我已经做了解释,为什么教育部使用继续教育这个概念,是在于它可能更适合于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横向连接。从理论研究层面看,把成人教育融入终身教育的体系框架与结构之中,以及基于继续教育的概念范畴来重新思考成人教育的定位,这样一来,就可以将人的一生三个阶段,学前教育、学校教育、继续教育,分别联系与整合在一起,由此构成终身教育的体系框架。就理论层面而言,成人教育当然有它继续存在的必要。

2. 再从实践层面来讲,当我们把目光从城市转

向农村、从企业转向社区、从学历教育转向各类非正规的教育活动,并以新的面貌与新的特色融入继续教育之际,成人教育也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发展动力。

而在实践层面,成人教育究竟怎么转型,这确实关系到这一教育领域今后的生死存亡。当然我们要“生”,而且要“生”得更好。因为成人教育的产生,就是因为承担了当初普通学校所不能为的拾遗补缺的任务。今天也同样,当很多正规大学做不到或不屑于去做的,比如社区教育,而我们却可以做,并且积极地做好它,那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昨天我和李校长讨论过这个问题,什么叫社区教育?社区教育的大概念就是社会教育。即走出学校大门,整个就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再从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来讲,一国之教育体系就像是一驾马车,而马车就必须具有两个车轮,其左边车轮是学校教育,其右边车轮就是社会教育。一辆马车必须有两个车轮,这辆马车才能保持平稳。1953年我们把社会教育砍掉了,当时就少了一个车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这个国民教育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其实是缺乏稳定性的。我一再强调,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学校教师对学生施加影响,那都是理论上的,真正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他走出校门以后,在社会上得到的印证。比如说,我们常常教育孩子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拾金不昧,要向雷锋学习等等。如果孩子离开学校在社会上看到周边的成年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捡到钱,也都会拾金不昧的,那么这样的表率作用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孩子,并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道德风范。等他成年以后,还会形成固定的品质,并再去教育他的下一代。但现在的社会教育缺失了,学校里讲人要正义,人要善良,而跑到社会上一看,却都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被车碾压了,路过的18个人都没有一个伸出援手?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看到了于心不忍,就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这小女孩太可怜了,我们要不要去救她一把?他妈妈却一把就把他拖走了,并说这不关你的事。想过了吗?这个小男孩,他将来成长以后,会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说,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与拓展。其实社区教育(小范围的社会教育)不仅仅是对成年人的,对儿童、青少年同样具有延伸作用。既然社会(社区)教育这么重要,那么成人教育,从实践层面来讲,就应把

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企业转向社区、从学历教育转向各类非正规的教育活动,并以新面貌与新特色融入继续教育。比如说,我们以前搞职业培训,今后是不是可以把目光从企业转向社区?企业教育现在企业内部都消化了,原来的“饭碗”已经没有了。但社区却是一个空白,我们干嘛不去搞呢?而且即使城市的社区教育已经蓬勃开展,那么还有农村的发展空间。所以说,我们可以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企业转向社区,从学历转向各类非正规的非学历教育,如此成人教育定将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3. 在政策与立法的层面。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立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应该在今后的相关政策或立法中对成人教育的作用、功能乃至地位作出明确规定

1986 年,在成人教育发展的顶峰时期,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在山东烟台开过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当时就曾提出,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由四大块组成,即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当时国家教委已委托北京、上海、武汉三个城市来起草《成人教育法》。我想,如果当时这个法立起来的话,那今天的成人教育发展可能会改写历史。因为如果有了成人教育法的话,那终身教育法就应该更容易立,因为终身教育有下位法。我们现在的终身教育是个空架子(终身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思潮,一个理念,具体实施还需要依靠一个个的具体内容去支撑)。

立法的问题在中国历来是一个让人非常纠结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地方终身教育条例我也部分参与过起草,但其中对成人教育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觉得这是今后制定国家终身教育法时需要考虑和明确的问题。

总之我的结论是,成人教育并不会终结,但从事成人教育的工作者们,我们必须寻求自救之路。我们的目光、思维、方向亦都需要做出调整,尤其是不要死抱以前学历教育这棵唯一的大树。我们应该牢记我们是“游击队”出身,灵活多样、随机应变应该是我们的特长。如此的话,我认为我们的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中国终身教育体系为何难以构建?

十六大报告曾首次提出“两个体系”论,即

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而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与既有国民教育体系之间的概念界定和关系一度并不明晰。

所谓国民教育体系,姑且以为源自于老一辈教育家视野的局限性。我们现在讲国民教育体系,大都引用北师大顾明远老先生(中国前教育学会会长)在《教育大辞典》中对此下的定义——国民教育体系就是指正规的学校教育。这种说法我只能说是那个经济、知识、社会的发展都相对比较缓慢的时代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那个时代,一次性的学校教育,有可能解决人一生的工作问题、乃至生活问题,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节奏比较缓慢。第二,大家亦知道,中国以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教育经费非常有限,有限的经费只能花在我们所认为的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学校教育。此外,也可以说,在那种社会发展背景下,那个时代的思想局限了国民教育体系的内涵。那么究竟什么是国民教育体系?我认为它既不是青少年教育体系的代名词,也没有特指学校教育体系。那为什么一讲国民教育体系就会把它列为一种学校的系统了呢?本人以为,凡具有一国之国籍的公民,就都是国民,而为这些国民提供的教育就应该是国民教育。但在以前,我们限于理念、经费、发展等的限制,而把国民教育体系局限在了学校教育的范畴。

自 196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以后,社会日新月异。当代法国成人教育学家,终身教育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理论奠基者保罗·朗格朗,他当时出于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时代概念。其主要观点有三条:一是要让受二战影响而失去学习机会的年轻人能重返学校;二是认为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已使得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完全不能适应人一生发展的需要;三是认为教育世界与劳动世界应该互相回归,学校不应成为年轻人的专利。中国著名教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最近重读了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读之十分感慨,她连续写了三篇文章谈了自己对终身教育的看法。其中《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一文专门写她怎么读朗格朗的文章。她说朗格朗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当今学校

教育发出的批判和呼喊,因此具有极深的教育内涵。朗格朗当初这样做,就是要让那些已经成为成年人的,却没有受到完整学校教育的年轻人能回归学校,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排除学校教育在思想上、理论上、体制上给人设置的种种限制。这是他的第一步。他的这本书堪称经典。然后他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提案。这个提案指出,所有的政府、社会、机构都要为人终身的教育提供帮助。当然在朗格朗以后,包括他的继任者捷尔比,甚至认为终身教育不仅是对发达国家富有人群实施的,还特别强调应该对贫穷国家、第三世界中的受压迫者给予他们解放自己的武器。这就又出现了所谓权力的终身教育的思想。它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享受其一生的教育应该成为一种权力,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人有生存权,更需要学习权。所以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入发展,已经远远突破了朗格朗当初被动型、适应性的构想框架,也远远突破了我们词典上对国民教育体系所定义的狭隘范畴。

从这个角度看就能理解,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当时的时代。今天的国民教育体系也不能只靠重视学校教育就能够完成我们国家民族振兴的大业。所以现在提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是完全正确的。那么这两个体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不是 $1+1=2$ 呢?是不是用后者来替代前者呢?几个星期前,《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的《在线杂志》因为要召开2016(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对我特别做了一个专访,其中就提到两个体系的问题。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终身教育体系就是以前国民教育体系的升级版。换言之,现在我们的思想眼界开阔了,不再局限于人一生的某个阶段了,而人一生的每个阶段亦都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所以我们把教育的支持与服务延长到了人的一生,这样就可以为人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不同层次的教育支持。比如老年教育,老年人他去参加学习是为了考文凭吗?不会。他是为了修身养性,延年益寿,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你说这个教育不重要吗?这个教育难道不应该纳入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吗?与学校教育相比,现在这个教育更应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对老年人的关注,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会慢慢变老。老年人应该有尊严地活着。老年人若能减少社会的负担,那就是整个社会的福祉。昨天李校长跟我说,广东省教育厅批示,要制定老年教育实施计划。但教育厅去找学校,学校不懂,学校也不管,他就找到李校长,找到广东开大。你看这是不是我们的使命啊?不要以为这跟开大没有关系,我们只搞学历教育,那你就错了。省教育厅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就是指望你为社会造福!如果广东开大能就老年教育制定出一个漂亮的实施计划,真的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一套实施计划如果真能够有效开展,那么全国就将引起一次震动。如果是一般的学校教育,那都只是教育部门在管,而老年教育,则是省厅、省委、省长亲自批示。

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根本不矛盾,不对立,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对原有国民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它的内涵扩大,概念深化,机制体制优化。简言之,就是要基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想,并基于一个人一生成长的需要,去整合各种有效教育资源以为每个有需要的学习者提供教育帮助。而基于这样理念构建的教育体系,就是新的国民教育体系,或者说是基于终身教育理念构建的新型国民教育体系。所以我说它是原有国民教育体系的升级版。

就终身教育体系构成的范围而言,其中当然包括学校教育。现在中国有五、六个地方已经进行了终身教育地方立法。但纵观这些地方条例,却千篇一律地将学校教育排除在外。但终身教育怎么可以不包括学校教育?现在我们之所以致力于加强学校外教育的推进力度,目的是着力于对校外薄弱部分的提升。因为学校教育是体制内的教育,有经费有设施有人员,又发展了这么多年,相对学校外的教育来说,它们还相对处在不正规、非正式、非体制内的状况,所以首先加强对这部分教育进行推进与强化是正确的,但就此并不等于终身教育就是关乎学校外的教育。终身教育对学校同样有着期待与要求。比如学校的开放、学校与学校外教育的融合与连接等。当初朗格朗一方面向学校提出批判,呼吁它必须向社会开放,另一方面他也特别把注意力放在学校外的教育,以期唤醒人们对它重要性的认识。

所以终身教育体系难以构建的原因基本清

楚了,一是因为各种教育资源难以整合,它们之间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如学校与学校外教育之间,就涉及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与非正规的界线问题。二是现有的各种形式的校外教育发展面临的身份地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如社区教育至今还处在“三无”(无法律认可、无经费来源、无专职人员培养途径)的困境之中。三是理论架构与实践架构的脱节。理论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导向,理论研究的滞后会影响体系构建的实践展开。比如体系构建的方法手段,都需要政策决策的有力支持。其中理论引领则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电大转型社区教育何以可能?

(一)电大发展面临的困境

电大发展的困境与成人正规学历教育的萎缩有密切关系。换言之,由于成人正规学历教育的需求已不再迫切并日趋减弱,以致很多省级电大学历教育的生源数量大幅减少,质量越来越差,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事实。

其次,传统成人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也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并且模仿普通学历教育的发展模式还严重阻碍了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与发展。

基于以上的考虑,通过电大推进社区教育的途径来促进其内部固有体制的转型,这一设想无疑让正在寻求摆脱困境的电大管理者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与突破的窗口。

(二)电大转型创建社区大学面临的阻碍

电大转型社区教育固然是一条很好的路径,但真正要做好这一转型,却还面临许多阻碍。

其一是意识转变的困境。这一转变不仅包括电大自身各种理念等的转变,甚至还包括政府意识和社区居民意识等深层次的转变(即政府与民众是否信任电大并逐渐转变对电大的固有看法)。

其二是体制与机制的转变困境。社区教育的管理与运行主要是通过基层政府管理与推动,电大若不实现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根本变革,则根本无法做到与基层政府联手,因此转型也就无从谈起。

其三是教育对象转换的困境。电大的教育对象多为在职成年人,社区学校则属于草根型教育,因此电大必须放下身段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根

本变革,并赋予自身多元化办学的目的才可实现转型。

其四是扎根基层的困境。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求学”、“读书”成了人们为获取“资格”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追求,因此教育也失去了回归人真实生活的涵义。社区教育的学习则与以上功利目标无关,由此与经济利益也少有牵连,如此草根教育需要坚定的价值观基础做支撑,对扎根基层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是一大考验。

其五是师资队伍转型的困境。电大教师擅长传统型学科类的课程教学模式,对于基层多样化学习需求和教育内容种类繁多、教育形式多元的社区教育往往束手无策。对此均需从零开始创业,有无这种思想觉悟也是转型成功的要素之一。

(三)电大转型创建社区大学的策略

电大转型社区教育,最初我是受四川省电大的启发。五年多前,四川省电大特意邀请我去成都讲社区教育。当时我纳闷电大为什么对社区教育有兴趣?后来四川省电大校长告诉我说,他们省电大由于生源越来越少,已经到难以维持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受到全国重视的社区教育在四川却少有人搞。既然政府这么重视,却又找不到人来做,因此何不我们来做,如果我们先做起来,做好了,政府就会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了。尽管校长当时是为电大的生存在考虑。但是我却受到了启发,于是我就开始研究电大转型社区教育有没有可能的问题。当然,可能性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具体策略而言,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动办学理念的创新。

首先电大举办方的意识要转变,要主动走下去,走进基层,要有大教育的观念。当然我强调的是利用电大的剩余力量而不是全部。电大可以利用一点力量,做点试验。如果做成功了,在这个领域打响了,政府就会把项目交给你了。社区教育是草根教育,是地区政府主管的教育,不是教育部门单方面主管的,因此就要善于和地方政府加强合作,电大要用诚意告诉他,我能承担这个任务,政府就会放权把这个实验交给你。

二是,构建双赢的办学体制。

要参与社区教育,电大的部分体制机制一定要转变。社区教育的管理是地区政府通过政策

推动的,电大也要实行相应的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以适应这种草根型的教育运作模式。

三是重新定位电大教育目的及培养目标。

电大涉足社区教育,首先教育对象产生了转换。本来都是普通学历型教育的学生,现在对象成为了普通居民,他们文化水平层次参差不齐,参加目的也和电大学生截然不同。他们不会来读数理化,来的都是为了学他们喜闻乐见的,很多甚至是娱乐活动。那么怎么赋予娱乐活动以教育的意义?这就需要从事社区教育的电大老师既当教育者,又当组织者、策划者、管理者、推进者、实施者。一言以蔽之,一位老师必须身兼多职。必须要让社区教育符合百姓的学习需求,为此他就需要有十八般的武艺。

其他策略还有“实现办学模式的整体转型”、“推动管理模式的持续变革”以及“重建复合型的师资队伍”等。时间关系这里不再一一展开。

总之,电大转型社区教育不是那么容易,既要推动办学理念的更新,构建双赢的办学体制,又要重新定位电大的培养目标,实现办学模式的整体转型,并且推进管理模式的持续变革。尤其是重建复合型的师资队伍。电大教师一般都有自己的学科背景,但现在却要从社区居民需要的角度出发去组织策划教育内容,这等于每位教师都要做一番脱胎换骨式的转型方能完成新的开拓任务。不过我从事社区教育研究多年,非常看好它的未来发展前景。这一领域普通学校不会去做,政府虽然在管,但他又苦于没有专业化的队伍。而现在这支队伍也很复杂,有宣传干部、成人教育工作者、职业教育从业者,他们都用自己原来的思路开展社区教育,于是社区教育也就变得五花八门、五味杂陈。

听说广东开放大学专门成立了终身教育研究院,我不知道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建树。比如构建社区教育理念。其中厘清社区学校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校?社区教育应如何开展?教育内容应如何满足社区居民的切实需求?具体推进过程中又应如何去策划各种教育活动?以及我们在其中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如果能把这些理论问题搞清楚并很好地规范化,那么我想整个广东省的社区教育发展就会思路非常清晰,非常规范,发展的速度也就会非常的快,由此还可能在全国

起到引领作用。

建设国家学分银行何以重要?

最后一个想简单谈一下建设国家学分银行何以重要的问题。建设学分银行是一个很大的创意,虽然它不是中国发明的,但加强对它的研究和构建则有利于各种教育资源的整合,有利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但现在的困境却是基层一窝蜂似地构建,造成了权责不明、界线不清的混乱状态。为此我提出有建立国家学分银行的必要性。

1. 可以完善现代学分银行制度,弥补只有地方学分银行没有中央学分银行的缺憾,由此并理顺现有地方学分银行与中央层面国家学分银行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学分银行的建立并不是只为了开放大学学生的学习成果认证、学历的颁发,这个不是唯一的目标。学分银行具有架接各种教育资源整合的“立交桥”的功能,它可以把不同的学校、不同体制的教育机构,以及不同的学习内容放在一个资格框架里面来进行评价,并实现互换、积累。它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比如通过终身学习卡的发放,我们在校外开展的很多非正规的讲座或培训就可记录在案,最后通过学分银行认证就可以申请学分。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很多社区教育机构策划的教育活动,都可以通过这种刷卡的办法来积累平时的学习成果。虽然获取的学分不一定都可以换取正规学历,但可以作为全民终身学习推进的方式,将来获得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奖励。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构建学习型城市,一些地区也在评价学习型社区,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评价的基础。

2. 推动“学分银行条例”的制定,结束缺乏法律保障和授权、缺乏专业指导和严格监督管理的所谓“三无”混乱状况

学分银行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机构,而我们今天很多学分银行都是仓促上马,许多都是为了开放大学的建立,为了将来要发文凭,因此搞一个配套设施。但这种配套设施从一开始就注定它的不合理,不科学,不规范以及没有法定地位的困境。所以,我建议,在国家层面应建立一个国家学分银行,由此形成规范的内部管理体系。在韩国,它是由第三方独立机构,及有社会公信力

的机构组建。但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民间机构可以承担这样的任务。因此其必须由教育部筹建,我的建议是,可以由教育部自考办来负责承担建设任务,因为自考办本身就是一个关于考试认证的机构,它只要把考前那部分,如出题、辅导等去掉,只管考后的认证,那么以国家考试中心的严格管理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誉,都将使它赢得社会的公信力。

3. 通过中央层面专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可以起到宏观调控地方学分银行具体业务开展的重要作用

国家学分银行的建立,对整个学分银行的推进是有利的,因为它健全了这一系统的科学管理制度。今后地方自己要办学分银行也可

以,但你必须向国家学分银行提出申请,国家学分银行必须要进行内部资格审查并获得通过才可以设置。总之,学分银行内部必须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由此才能开展学历认证,学分认证,以及学习成果的积累和转换等工作。如此,终身教育体系这个闭合的环如有跨不过去的障碍,就可以通过学分银行搭起立交桥,那么不同的教育机构、不同的教育资源之间的壁垒就可以被顺利打通、实现融合。简言之,学分银行成功的关键是必须有严格的运作和管理制度,如此才能取得社会公信力,学分银行也才具有社会发展的生命力。(本文是吴遵民教授 2016 年 12 月 5 日在首届“南方终身教育论坛”的专题报告,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修改补充定稿。)

*

*

*



新技术 新环境 新挑战 新际遇

——开放大学发展的环境、瓶颈与策略建议

丁新

【作者简介】丁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技术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华南师范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

本文从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谈起,简要分析开放大学发展所处的技术、国际、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聚焦中国开放大学发展实实在在的困境和瓶颈问题,尝试提出破解瓶颈和困境的策略建议。诚然,这是一个大胆、敏感和十分复杂的问题,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高度汇聚各方智慧,认真探讨,严格论证。同时这又是一个亟待研究决策的问题。因此,本文抛砖引玉,主要讨论三部分内容:开放大学发展面临的新技术、新环境;开放大学发展的现状、瓶颈和困境;开放大学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新技术、新环境 从地平线报告谈起

远程开放教育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应用息息相关,是教育领域中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最

敏感、相对依赖程度又最高的的分支领域。它的成功取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技术为人和教育服务。近年来,新技术层出不穷,在教育领域,特别是远程开放教育领域的应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已经和正在引发教育和远程开放教育深层次的改革和创新。远程开放教育工作者无疑意识到新技术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增进对新技术应用的敏感性和紧迫感,增强在远程开放教育应用的认识和动力,理清对新技术应用的思路 and 策略,是中国远程开放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新技术应用对开放大学发展所处环境的影响毋庸置疑。分析新技术和新环境,对于理清开放大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发展的瓶颈和困境,进而提出应对的策略非常必要和重要。下面首先从近年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谈起,分析